

都市

牛

在都市牧放灵魂
在山野播种生命

宁力
雁田
谭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放牛/田雁宁,谭力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5.8

ISBN 7-5006-1993-6

I. 都… II. ①田…②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770 号

责任编辑:黄宾堂
装帧设计:李鸿飞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创新包装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9 印张 2 插页 460 千字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册 定价 22.00 元

· 田雁宁 ·
一起放牧

我与谭力文学上一起合作,已是多次了。

早在七十年代末,我们一起在州河边那座勉强可称为大学的学校念中文系,同班同寝室。他住上铺,我住下铺。他写小说,我也写小说。一起写小说。

搞文学社,一起。学习考试,也一起。

发表作品,一起。最先都在我们一起自办的《星光》油印杂志上。

写雪米莉，一起。写沙利文，也一起。

自行搬家到成都，主动向经济文化中心靠拢，在一起。我住城南，他住城西。在同一座都市的星空下，一起。

谭力聪明，是天生当作家的料。写了十来年，脑顶毛脱得差不多了，更显出聪明多才的样子。

四十集电视剧本的初稿，两天一集，每集万多字，他八九十天也就写了出来。厚厚一叠稿子摆在我面前，又激动又沉重。

一群农村放牛娃，闯荡都市的故事，在长篇电视剧里已相当生动迷人了。红男绿女，情感情困。人生命运，大起大落。作为写作人见惯不惊的我，也不禁击节叫道：好看！

电视剧要好看，长篇小说不光要好看，还要以漂亮感人的叙述文字去打动读者。尤其是表现那些电视剧难以表现的内心隐秘和现代情感。小说要比电视剧更好看、更感人。定下这个目标，我便于去年深秋开始，在省城一隅牧放我文字的牛群，历经春再到夏，断断续续，七个月又二十天，我赶着牛群沿着淡绿色纸坚韧

地爬行，终于到达了这个水草丰茂牛欢人歌阳光灿烂的季节。

丢下笔，先去看了天天关注我的妻，从愉悦的表情和眼色，她也知道我——完稿了！完稿，是任何一个写作人最喜欢的词。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内心也充溢着高兴劲儿。马上打电话给谭力，透过由城南到城西的电流，我似乎也听到他长长地舒了口气：好哇！真好。这两句话，确实比任何祝辞都好。

我和谭力，一起在这座省城生活、写作，却是地道的外来人，如同寄居一片宽阔草地的逍遥游牧人。我们自信自立，也活得自由自在。

漫无边际的文字的牛群，要牧放到何年何月哪地哪方，我们不知道。唱着山歌，赶着牛群，走到哪儿黑就在哪儿歇吧。

都市放牛，的确是一种快乐。

牧歌也一起唱吧，谭力。

一起。真是个绝妙好词。

1995年6月23日9时

成都之南巴人村写作坊

目

录

序语

田雁宁

一起放牧

第一章

1

初闯省城

第二章

92

商海风流

第三章

198

潇洒丽人

第四章

290

村妇真情

第五章

373

泪不轻弹

第六章

451

山野新歌

第七章

535

都市放牛

跋语

谭力

灵魂牧放

第一章 初闯省城

1 茸茸厚厚的青草散发着浓烈的山野气息，壮壮实实的妇人仰身躺在草堆上，整个牛圈立刻骚热四窜。僵立在这团温软肉体跟前的雄健男人，黑面泛紫口舌干涩，一口粗气在胸腔闷闷作响，通体却没一处肯听他使唤了。

女人有些野浪的体态，男人又熟悉又陌生，每次如此面对都有说不出的激昂和冲动，四肢

仿佛是几根带油的干柴，被那皮肉里冒出的火引燃，烧得噼哩啪啦地响。幸好牛圈的光线有些暗淡，妇人浑圆的乳和丰腴的腿有几分迷蒙不清，不然他根本无法控制体内不停喷涌的热血的大肆宣泄，早在她身子上瘫成一团肉泥了。

男人还僵硬地挺立着，这简直是个奇迹。

女人轻叹一口气，韵味又深又长。随着叹息她四肢摇动，就像阳光下被风吹动的野草，撩拨着男人已经骚乱不堪的情怀。

有两汪又亮又柔的水光在女人脸上抖动，她说：“青顺，你是木头还是石头？要我求你么？”

像遭受背后突然一击，丁青顺猛地折膝跪下，把一张炭团般滚烫灼热的脸埋在妇人柔软赤裸的腹上，一股女性的体香顷刻簇拥和淹灭了他。接着那双多茧又多情的手，急切地抚摸男人粗硬的头发强壮的肩膀，好像也要抚去他满心的担忧和苦恼。

男人说：“玉莲，这是我们最后一回了。”

周玉莲想笑，包不住的泪水却从眼角一涌而出，大吸一口气干干地说：“这话你讲过好多回了。”

丁青顺拥着她，把脸压在她双乳之间，闷声道：“真是最后一回啦。玉莲，青林就要把英翠接过门，我不能对不起弟弟和弟媳妇。再说秋菊虽然瘫在床上，可她耳朵灵得很，天天疑惑我们，若受刺激，人就完了。”

女人紧紧搂着男人，似乎生怕一松手他就会飞掉一样，口里不轻不重道：“你呀，只想对得起人家，不想想对得起我么？你那瘫子女人本来就完了，还要我这个大活人完么？”

青顺亲了女人一口，小声道：“有啥办法，这是命哦。玉莲，矮子村长把你像观音菩萨一样供起，日子也好过嘛……”

“呸哟！”玉莲打断他的话，恼道：“跟那号瘦筋筋男人当皇帝娘娘也难过的哩！青顺，只怪我当初年轻不懂事，听了爹娘的安排……”

不讲了，搂紧我，死人！”

女人在身下拱动，使得男人压抑不住的激情涌荡起来，热辣辣地叫一声：“玉莲！……”

如此在牛圈草堆上，或者老林隐秘处的偷情，不知有多少次了，每次都像干柴枯草遭遇野火，熊熊烈烈欲生欲死。几度焚灭几度新生之后，男人女人相拥而泣而叹，穿好衣裤各自分手回家去过那含苦带涩的冗长时日，焦渴地期待再次欢会。

真要一刀两断，日子该怎么过？都不敢想。亘古大山，苍莽林野，哪儿还有一丝鲜活人生？人啊，有时倒真不如山鸡野兔活得快乐自在。

激情荡过，一切忧虑飘散，强悍有力的汉子大动起来，大喜过望的女人倾身逢迎，口里忍不住发出娇媚的呻吟。

“莫出声……”男人喘息着哼道。

女人扭着身子浪嗔道：“偏要叫，你女人听到才晓得你好快活哩……”

男人捏她一把狠声道：“你好野，快闭嘴……”

牛圈陷入沉默，只有青草蠕动的沙沙声，在经久不息地响着，就像原野的风吹过山间草地，一阵猛过一阵。

忽地风止草静，牛圈如深山枯涧般死寂。良久，才有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对瘫软过融化过的男女又慢慢恢复了活气。

一抹黄亮的阳光照射进来，把白皙的黧黑的两具胴体映得清晰对比鲜明。他们精赤无遮的手臂腰际和臀部，都沾了不少或青或紫的草屑，彼此相视先是笑了，再用手抚去那些太多情的小草。一种原始的质朴的情感之光，静静地笼罩着一对同样的原始质朴的男人女人。

与此同时，有高亢豪放的山歌从屋后岩坡上传来——

放牛(哩个)二哥(嘛)下山岩(叻也嘿),
河边(那个)情妹(依叻也)把头抬,
.....

男人说:“青林放牛回来了。”

女人心儿一惊身子一抖,赶快把衣衫抓在手里一阵急穿。男人只要条短裤就可遮羞,他不慌不忙观赏着女人,带笑道:“你有偷人的胆子还慌啥?”

女人瞪他一眼不动了:“那好,我们就这样让你弟弟看个明明白白。”

男人一听就又急又乱,把短裤套在身上,涨红脸求她:“玉莲,我这张嘴已太臭了,莫使性子,改天我向你赔罪好么?”

玉莲仍不动,一对黑亮水润的眼球定定地望着他:“青顺,你说,这是我们最后一回么?”

青顺只好道:“一句玩笑话你也当真,玉莲,你想我舍得你吗?”

女人淡然一笑,一边穿衣一边说:“有时舍不得舍哩。青顺,别当我是个只顾自家的女人,一点儿也不为你着想……”

话没说完眼眶里已盈满了泪水,女人转过身去只给他一道温厚的背脊。男人更是伤感,颤抖的手想抚摸她肩头又无力地垂下了。

女人走出去了,连头也没回。男人呆立着目送那丰盈的背影,原来被情火塞得满满的心猛地空了。而女人的热热体气还留在牛圈里和着青草的气息,久久在他空荡的心内回荡,一口想重重叹出的气哽于喉头,使他本来紫黑的脸孔迸出一层冷光。

丁青顺走出牛圈,屋场外的青枫树林已掩去了周玉莲的身影,他无奈地摇摇头,把一口久憋在胸的气终于叹了出来,人才回复了原状。

一群不大肥壮的黄牛，从丁家后坡缓缓下来，赶牛的年轻汉子那英俊有型的脸上，满是烦躁和惆怅。他突然扬起麻绳长鞭恶狠狠地一抽，几头牛惶恐惊跳，青年却咧嘴快意而笑。

笑过了，呆愣片刻，他又神经质地扯开嗓门吼唱，是要发泄心底里的苦恼和闷郁。

对河(那个)女子(呃)你莫羞(哟)，
情郎哥(依呀)要跟你(哟喂)
喝(哩个)喜(呀哈)酒(哇哈)! ——

那不是抒情的山歌，是撼动心魄的嘶叫，一面岩坡都在抖动，牛们狂奔乱跑像受到猛兽的惊骇。

山歌戛然而止，野柿子村唯一的高中生丁青林古怪地笑了，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卷皱巴巴的书本，三五几下就撕成碎片并用力朝空中一抛。白色纸片随风飘扬，如一群纷飞的蝴蝶。

他观赏着自己的杰作一片一片在岩坡间消散，笑容凝在脸上情绪陡然低落。他吁出一口长气，爬上一道灌木丛生的峭岩，眺望云天深处那一带黛蓝色远山，想着山外的精彩世界，一对乌黑眼睛才有了炯炯亮光。

一股凉风吹来，丁青林头脑清醒许多，他这才发觉那根青柯木枝条缠上粗麻绳做的牛鞭子还在自己手中牢牢抓着，嘲讽地笑着看它一阵，手臂猛力一扬，那鞭子就飞入深深岩沟不见了踪影。这一丢倒使他浑身轻松多了，好像抛掉了久久压抑着他的精神重负，也在同一瞬间，那个在心里活动许久的念头又鲜明起来。

站在院坝里的丁青顺收拢散乱而归的牛群，抬眼找到立在峭岩端发呆的弟弟，猛想起自己的重大责任，于是振作精神要去磨刀杀猪。

他匆匆经过东偏房，却被躺在里面木床上的女人叫住了：“青顺，你来……”秋菊的声音从来又柔软又坚韧，拉住他就不肯放松，青顺有些躁热和慌乱，但他的双脚还是不由自主移进门去。嘴里尽可能平和地说：“秋菊，啥事？我忙呢。”

女人的眼睛永远那么清亮温柔，仿佛能把他全身和内心的一切看穿看透。青顺不愿面对那双他曾热烈喜爱过的眼睛，尤其在这个时候。

秋菊端详丈夫片刻，鼻子嗅嗅轻声说：“青顺，你身上有股气味，又是那个骚女人的气味吧？肯定是，我闻得出来，像野母狗的那种骚臭。你莫躲，其实你在院坝里我都闻到了……”

青顺不敢看女人那张冷白脸子，尴尬笑道：“秋菊，你又疑神疑鬼了，我……我身上是牛草气呢。”

女人冷笑道：“当然是牛草气，我晓得那婆娘最喜欢和你在牛草堆上打滚了。哼，丁青顺，莫看我身子腿杆瘫了，眼睛耳朵还可以穿壁过岩呢！你跟那女人的勾勾扯扯，瞒不过我。”

汉子头热心寒，只好装憨：“嘿嘿，你咋想咋说都行，只是莫当真莫生气，身子本来不好，再一气，要弄出大病来哩。”

女人说：“把我气死了，你才好把野母狗弄进屋里来嘛。”

汉子鼻头一酸，过去拥着她说：“秋菊，莫说那样的绝话，我只想把你的病治好，跟我过一辈子。”

秋菊落泪了：“青顺呢，是我这该死的瘫病拖累了你哟！我晓得这病就是菩萨显灵也难好，只要你肯跟我离婚，啥都好办了……”

青顺道：“你又讲蠢话了，抛弃患病的老婆，是我丁青顺的为人吗？何况我们是在农业中学自由恋爱结婚的呢！那几年恩恩爱爱的夫妻生活，你我咋忘得了啊。秋菊，是我对不起你，我……”

女人推开他，噙泪笑道：“莫提那婆娘的事了，她在牛圈里的骚

叫我听得一清二楚，也听够了。青顺，我们的皮往后再扯。今天是青林和英翠的喜日子，你快去杀猪请客，把酒席办热闹些，也冲冲这丁家老屋的晦气！”

女人这句话使汉子如获大赦，急忙走出东偏房找到一把杀猪刀胡乱磨几下，就去猪圈抓猪。谁知刚打开圈门，那只已知大祸临头的肥猪竟冲撞而出，哀嚎着满院子逃窜。它这一嚎激起了汉子压在心底的狠劲，提刀狂追恨不得一刀割下那硕大的猪头来！

整个静寂的山村，都被这猪嚎声惊动了。一群老人婆娘聚在离丁家不远的老核桃树下，议论丁家要办的喜事，和那个听说长得身板结实屁股浑圆的小女人，还有一直不安心在农村扎根总想远走高飞的丁青林。

猪嚎声也把在峭岩头浮想联翩的青年拉回到现实，他从岩坡狂冲而下，老远就朝挥刀追猪的汉子吼叫：“哥，你莫杀猪，嫂子治病指望它哩！”

汉子道：“莫讲废话，快些拦猪！弟娃也，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啊！”

青林站着不动：“哥，我要到省城去闯，跟你说过不要这门亲事，要退掉……”他这话把当哥哥的惹火了：“退？退个屁！你看你都二十五岁了还光棍一个，你不怕人家笑话哥还怕哩！村里像你这么大的男人，细娃儿早就撵着屁股喊爹喽！”青林倔着脖子道：“不管你咋说，我都不要这门亲事！哥，你自由恋爱成亲，却又要包办我的婚姻，算哪门子事啊？是爹娘死早了，由你当老哥的八百五么？”青顺哭笑不得：“自由不见得好，包办不见得坏，这都是命哩。我的小祖宗也，别磨嘴皮子了，快来帮哥杀猪吧。过两个时辰，英翠和她娘就该拢屋啦！村长他们也要来贺喜，你这个新郎倌还磨蹭啥哟。”

面色铁青的青年还是不服：“哼，结亲结亲，丁家还没到绝种的

时候哩！哥，你把家里所有积蓄拿去做了聘礼，再把猪杀了，嫂子治病要钱，咋办？你是不是跟别的女人有瓜葛，没安好心……”

咣当！杀猪刀从汉子的手上跌落，他愣愣地看着弟弟，一句话也吐不出来。

“青林，你进屋来，嫂子有话说。”是东偏房传出的女人喊声，给汉子解了围，他瞪弟弟一眼，又去捡那把刀。

对有带养之恩的嫂子，丁青林从小敬爱，她生病瘫痪在床上，他也陪哥哥流过不少热泪。谁也没料到，无情病魔竟把这样一个漂亮贤惠的女人击倒了，他由此想过：这世上，所谓公正的命运，根本不存在。冥冥中，也没有什么上帝神灵主宰善恶。不然，一切都应是另外一个鼓舞人心的样子了。

叔嫂俩默默相望好一阵，秋菊才轻言细语道：“青林，莫怨你哥，这事嫂子也赞成的。英翠那女子，你哥去看过几回，模样品性都蛮不错的，就是文化浅点……嫂子晓得你书读得多，观点新，要学小说里电影上的人物讲自由恋爱。但这是台面婚，要是女方来了生不出娃娃，或者你们确实合不来，还可以退回去嘛。青林，嫂子要你答应，行么？”

丁青林从不想伤嫂子的心，此时也不得不说：“嫂子，我已下决心到省城闯荡，等我挣了大钱，就接你去大医院治病。再说，我不想把人家女子圆了房又丢在家里，守活寡……”

他的话又引出女人的泪来：“青林，你心气高，从小嫂子就看出来了，你是在老山沟里呆不住的！这么些年你没走成，都是叫嫂子的病给拖的，我心头雪亮哩！你要去省城闯，嫂子不反对，可你记牢，到省城你是闯自己的前程，不要只想给我治病，嫂子这条命没几两重了……青林，嫂子不能给你哥生娃儿，这心里难受哇。丁家的香火，只有靠你啦！嫂子只求你这一回，算我跪着求你的，青林，办完喜事再走！等英翠怀上娃娃再走！啊？……”

两股热泪涌上眼眶，青林正要说话，院子里传来猪的惨叫声，显然青顺已经在杀猪了。他冲到门口一看，上身赤裸胸肌高隆的哥哥，正狠力死死按住那头不甘丧命的肥猪，那把冷光闪闪的尖刀，猛地刺入它的喉部，一股热血迸出来，溅在汉子黧黑的闪着油光的胸脯上。

肥猪渐渐不动了。兄弟俩对视着，彼此潮湿的目光里有很深的感情。

丁青林的身体慢慢滑下，坐在门槛上，一道明朗的阳光，正照着他严峻又复杂的面庞。

三个女人走在通向野柿子村的青石板山道上，最前面那个穿红花衣扎红头绳的小女子，就是要跟丁青林办台面婚的英翠。她发黑面红身壮体实，正值生命之花开放的春季，尤其那对在茸茸眼睫毛里闪动的水灵大眼，男人见了难免不生爱怜之心。紧跟英翠身后的两个妇人，一个是她娘，一个是做媒的王嫂。为女儿的亲事，英翠娘的心是操够了。二十岁的女子像是果树上成熟的果子，红彤彤鲜艳艳看着招人爱摘了又可惜，咋个放个好去处好人家，当娘的心热一阵寒一阵受了不少搓磨。幸亏媒婆王嫂腿勤嘴甜，把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红线牵来拉去，拴牢一男一女硬往一堆拉。直到现在英翠娘也没见过丁青林人高人矮长啥模样，只听王嫂吹得天上少有地下全无。不过她还是有点心眼，看过老实敦厚高大健壮的丁青顺就晓得他弟弟是啥样了，何况人家还是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呢！只上过三年初小的英翠过门去，不会亏。至于依照老风俗办台面婚，也是迫不得已的事，谁叫两家人都穷呢？丁家有个瘫子女人，为凑五百元聘礼，生得武武敦敦的男子汉丁青顺也一脸灰灰黑黑的哟。山里女人想钱不爱钱，最要紧是图个好人家，就是吃苦受累也不算啥。女人嘛，活在世上就是要干活持家生儿育

女，能有个好男人疼爱，就不枉活一世了。

英翠的心里远没她娘复杂，一路上只想着丁家今天那个办喜酒闹洞房的场面，就芳心大动双颊带彩飞红。尽管台面婚不像正式大婚那么庄严隆重，可喜酒洞房那一套乡间俗礼怎样也免不掉，有时还热闹得邪乎，让没见过世面的山里小女子想着就怕。

这几天英翠想得最多的是丁青林。台面婚男方不到女家拜望岳父岳母，而女家也不办嫁妆吹吹打打送女过门成亲，简简单单办一场所谓的婚事。一切结果取决于女人是否能为男人怀上娃娃。至于男人俊不俊女人丑不丑，都是很其次的问题了。喝完喜酒入了洞房，要紧的是上床干那生儿育女的勾当，人的俊丑又有多大紧要？所以媒婆牵台面婚的红线，往往只吹嘘男人身板壮不壮实得像头公牛，女人屁股是否宽肥是个生胖儿子的架子。人虽不是牲口，但传宗接代的勾当也跟牲口没多大区别。在大巴山深处的贫穷乡村里，才有近乎原始的婚姻习俗台面婚的存在。丁青林像他哥哥就好了，英翠想。

清晨英翠刚刚起床，娘已烧了一大锅用艾草野蒿熬的汤水，把大木盆放在房里要女儿洗澡。照老人的说法，这种汤水既洁身又祛毒还驱邪，尤其对小女子的处女之身百益无害。

当着娘的面，英翠顺从地脱去了衣衫，把年轻成熟的胴体完全裸露在娘的视线里。她脸庞有一层上山劳作让太阳涂染的健康色，身子却异常细腻白皙宛若美玉精瓷，一对奶子发育得圆实泡酥，那腰腹平实柔软富有弹性，尤其是那宽厚肥实的臀部和粗壮浑圆的大腿是做农家女人的本钱。

英翠娘愣愣地看女儿好一阵，叹一口气后才笑了。英翠一直勾着脑壳，两团面颊红灿若花，她坐入热气腾腾的大木盆里，浇水擦洗身子，满心满怀也热气腾腾晕晕乎乎。那个在心头描画过许多次的年轻男子，也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水和手抚过翘翘的乳头，

浑身就像通了电一样亢奋颤抖，那埋藏在心腹深处情欲热潮也不由自主地粼粼波动……长大了，嫁人了，要成妇人，这对一个女儿家来说是多大的大事啊！

三个女人翻上一道山岩，立在长着嶙峋老松的埡口，在岩下一片平缓坡地逶迤散落的野柿子村就近在眼前。英翠觉得头热腿软，便倚在一块石头边歇气，羞红的脸别向一边，耳朵却专注地听娘和王嫂说话。

四十出头的王嫂红头花色声气也响亮：“老嫂子，你家英翠也是有福气，这丁青林实在是山里百里挑一的好小伙子，有文化有气力，身架长相又好，几道梁几条沟的漂亮姑娘都想着他哩！”

英翠娘的汗脸沾满质朴笑意，呵呵地道：“妹子也，你把丁青林夸成个金宝卵，咋个二十五了还没成亲？”

王嫂道：“老嫂子你就不懂了，不是丁青林讨不上老婆，是人家满脑壳新思想，要学城里人一门心思奔事业呢。”

英翠娘说：“事业家业都是业，我看丁家两兄弟人高马大，家业也不咋个旺，那五百块钱聘礼，还是我红着脸皮催几回，才送来的呀。”

戳到软处痛处，王嫂红脸变紫口气还硬：“老嫂子，信妹子一句话，丁家要旺要发，只是迟早的事。这几年都是叫秋菊那瘫子给磨累的，等英翠过门操持起家务，两个比牯牛还有劲的男人干起活来，不搬金山也搬银山！若我有半点枉话，拿手板心煎鱼你吃！”

英翠娘当然肯信王嫂的话，但心头的担忧并没有一扫而光：“妹子，丁青林人能干文化强，我家英翠低他一截，这台面婚牢不牢靠哦？”

王嫂容光焕发劲又来了：“嗨，老嫂子，依照乡规乡俗，一年为期的台面婚十有八九走过场，只要英翠肚皮里头有了娃娃，她和丁青林就是雷打不散的永世夫妻啦！嘿，那阵再叫丁家办一场喜酒，